



雅歌译丛



汪剑刳 主编

巴尔蒙特诗选

我来到这世界

Я в этот мир пришел

〔俄〕巴尔蒙特 —— 著
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альмонт

关引光 ——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巴尔蒙特（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альмонт，
1867—1942）

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象征主义的重要代表，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帕格尼尼”。早期创作深受涅克拉索夫和民粹派诗歌的影响，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意识。1894年出版诗集《在北方的天空下》，引起诗坛瞩目。1903年出版诗集《我们要像太阳一样》，因其中所体现的尼采式强力精神和个人主义意识给人震撼，赢得“诗歌之王”的称号。作品形式典雅，辞藻华丽，富有旋律感。此外，他还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和东方诗歌，不少作品堪称诗歌翻译的范例。1921年后定居法国巴黎。

译者简介：

关引光

1931年生于福建宁德。1950年代初考入上海俄专（今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俄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1957年调到山东大学。曾出版译著《苏联通史》（合译）、《死刑台》（合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精选集》（合译）、《阿尔巴特大街的孩子们》（合译）等，专著《法捷耶夫和他的创作》、《中外名画欣赏》（合著）等，另在《俄罗斯文艺》《苏联文学联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和译作。



雅歌译丛

巴尔蒙特诗选

我来到这世界

Я в этот мир пришел

〔俄〕

巴尔蒙特

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альмонт

著

关引光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来到这世界：巴尔蒙特诗选 / (俄罗斯) 巴尔蒙特著；
关引光译.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 4

(雅歌译丛)

ISBN 978 - 7 - 5329 - 5791 - 0

I. ①我… II. ①巴… ②关… III. ①诗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48254 号

我来到这世界 巴尔蒙特诗选

[俄罗斯]巴尔蒙特 著 关引光 译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总编室)
0531 - 82098775(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2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5791 - 0
定 价 66.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言：太阳礼赞

“我们要像太阳一样。”诗人如是说，并以此命名20世纪伊始自己的一本诗集。书的副标题为《1902年·春》。号召人们“要像太阳一样”，这是言过其实的愿望，但怀有这样的愿望，正是诗人康斯坦丁·巴尔蒙特的本色。

我们要像太阳一样！我们要忘掉
谁将我们引上金色的大道，
我们只需牢记，一切总是趋向
变异、更新、自强、善恶交加，
在金色的梦中我们奋勇前进，
我们在尘世的愿景中，
总在祈盼非尘世的一切！

只此而已！对自我的最高要求。浪漫主义幻想的极限。对生存的最大取向。为什么？因为“我来到这世界，是为了观看太阳”——诗人一再重复阿那克萨哥拉^①的预言。

还有，依照诗人的说法，“我们要像太阳一样”这一号召之所以正确，是由于它具有青春的活力。而诗人正是面对青年一代发出的这一号召。

^① 阿那克萨哥拉，古希腊哲学家。——译注

1867年6月4日，康斯坦丁·德米特利耶维奇·巴尔蒙特出生于弗拉基米尔省隋斯基县古姆尼厦村。他在其父亲（一个并不富裕的地主及狩猎爱好者）那不大的庄园里长大。母亲是一位将军的女儿，她是隋斯基县及周围地区有名的活跃的女地主。诗人表示，母亲对他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正是她把他引入了音乐、文学、历史和语言的领域。她给予儿子的帮助是多方面且富有成效的。

巴尔蒙特十岁以前在农村度过。在写于1907年并收入《论最近十年的俄国诗人》一书的回忆文章中，他谈到了童年时代他对农村和大海的喜爱。作为一个城市居民，他不喜欢城市，将其视作“人们奴性的凑合，和巨大的多眼怪物”。不过在城市里，他还是养成了任性和有害的习惯，这些习惯既令他烦恼，又令他执迷不悟。

巴尔蒙特受俄国经典作家著作的熏陶很深。“我最早阅读的一些诗歌作品是民歌，尼基丁·科尔佐夫、涅克拉索夫和普希金的作品。世上的许多诗歌中，我最爱读莱蒙托夫（不是歌德，是莱蒙托夫）的《高山之巅》。”

他在十岁时写的诗歌受到母亲严厉批评。他有六年不再写诗。长久停顿之后，这位年轻中学生诗思成熟了，他笔下的诗作已具有明显的涅克拉索夫派和后民粹派诗人的风格。

1884年，他被中学开除了，原因是参加了宣传非法读物的小组。1884年底，在母亲奔走下他进入了弗拉基米尔市的一所中学。一年半之后他从中学毕业，他管这所中学

叫作“监狱”。

1886年他进入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一年后他参加学生叛乱，被关进监狱三天后，放逐到隋斯基县。在这里他同具有革命倾向的人们建立联系，他要采取新的果断的行动。不久他离开了大学。

1885年巴尔蒙特认识了B. Г. 柯罗连科，后者紧密投入了巴尔蒙特初始的文学生涯。初出茅庐的诗人得到文学巨匠的有力支持。

在一次次的系统学习失败之后，他开始自学。失败的婚姻、精神的分裂、生活的杂乱无章、内心的慌乱不安促使他采取了自杀行动。1890年3月，他从三楼窗口纵身坠下，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长久卧床不起。

他在雅罗斯拉夫尔发表的诗集既未给他带来欢乐，也未取得成功。巴尔蒙特像其他许多诗人所做的一样，几乎把印行的诗集都销毁了。

在一些老朋友（首先应当提到莫斯科大学文学史教授H. И. 斯塔罗仁科）的帮助下，他接到翻译类约稿，开始从事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史和意大利文学史的翻译，从事他喜爱的英国诗人雪莱作品的翻译，并公开讲学。

在这一时期，同勃留索夫的友情（始自1894年秋）对巴尔蒙特具有重要的意义。勃留索夫以高度赞扬的语气形容巴尔蒙特，说他细致含蓄、敏感和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明白了许许多多事情，这一切只有通过巴尔蒙特我才明白。”又说：“在同巴尔蒙特相逢之前我是一个样子，在

同他结识以后我成了另一个样子。”

一般人认为巴尔蒙特的第一部书是诗集《在北方的天空下》（1894年）。这本集子既引起了尖锐的否定和恶评，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评论家对优雅的形式、诗行的音乐性和语句的细腻都给予肯定。

1897年春天，巴尔蒙特应邀访问英国，在牛津大学讲授俄国诗歌。

19世纪末巴尔蒙特游历了许多国家：法国、荷兰、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第二个妻子 E. A. 安德烈耶娃——巴尔蒙特同行）。他想走遍各国，了解各国人民。他想成为见证人和编年史家，把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他终生醉心于各国语言、文学和艺术，求知和好奇是他的禀性。

1899年他当选为俄国文学爱好者学会的成员。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他的诗集接连出版。继《寂静》（1898年）之后是《燃烧的大厦》（1900年），接着是《我们要像太阳一样》（1903年）等等，这些诗集均获得巨大成功。巴尔蒙特成为著名诗人，蜚声文坛，人们争购他的作品。

接连不断的诗集出版充分显示了巴尔蒙特旺盛的创作活力：《无边无际》（自1895年起共出四版）、《寂静》（自1898年起共出三版）、《燃烧的大厦》（自1900年起共出三版）、《我们要像太阳一样》（自1903年起共出四版）、《只有爱》（自1903年起共出三版）。

1904—1905年蝎子出版社发行了两卷本巴尔蒙特诗

集。1907—1914年出版了他的十卷本诗集全集。在此前后他每年都出版新作品集。有过几个年头，巴尔蒙特每年都出版两三本作品，如1908年的《白色的闪光》《古代的召唤》《空中飞鸟》，1909年的《绿色的花园》《异国诗人选》，1914年的《白色的建筑师》。这时期是巴尔蒙特声名最为卓著的年代。高尔基和勃洛克、勃留索夫和别雷、戈爾捷茨基和楚科夫斯基、巴尔特鲁沙伊提斯和安年斯基、维·伊凡诺夫和沃隆斯基都写过评论他的文章。大家对巴尔蒙特创作的评价是极其不同的，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巴尔蒙特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的反政府行动并不像某些传记作家想象的那样是儿戏和逞强，而是能引起社会广泛响应的激烈的愤怒的抗议。E. A. 安德烈耶娃—巴尔蒙特写道：“1905年他天天上街，构筑街垒，爬上高台演讲。”他满怀激情投入革命运动，的确是热情投入，但很快这种激情消散了。

1905年1月底，巴尔蒙特去了莫斯科并从那里出发到了美洲。很少有俄国诗人像他这样频繁和长久地旅游。然而这并非一般的游山玩水，而是某种对异国风土民情的富有诗情画意的创作旅行。他所翻译的阿茨蒂克人和玛雅人关于宇宙形成的神话、他对墨西哥古老文学作品的描写被学者们认为是引人入胜的游记。

1905年夏天，巴尔蒙特回到了俄国。群众的革命热情也感染了他。他投入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新生活》的编辑出版工作，写讽刺和揭露性的诗歌，参加集会，正如他的

自我感觉一样，是一个十足的革命者。最后他去了巴黎，一去就是七年多。

他身居国外，心怀俄国。这在他写的诗歌和信函中均有体现：“我为思念俄国而惆怅。但如今还有俄国吗——也许她已死亡——在一定的时间里。”（《致 Ф. 巴丘什科夫》，1911 年）

1912 年，他在英国和澳洲等地继续他的环球旅行，旅行满足了求知欲极强的诗人，但并没有使他忘记对俄国的怀念。巴尔蒙特在 1914 年写的一封信中说道：“我渴望充实我一生中由于个人的感情因素过多而贫乏的理智。”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诗人重访法国。1915 年 5 月，他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俄国。他遍历全国——从萨拉托夫到奥姆斯克，从哈尔科夫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处举行演说和聚会。

巴尔蒙特为沙皇制度的倾覆而欢呼。他宣布加入公共事务的“巨大洪流”。这是 1917 年 2 月。后来十月革命后，一贯宣称自己参加革命的他，开始反对革命的现实。他害怕混乱、恐怖手段、对世界的武断改造，力主文学脱离政治。

1920 年巴尔蒙特到处奔走，要求出国。1921 年他带着全家出差国外，原计划为期一年，但这一走就成了二十一年，直至生命的最后。巴尔蒙特成了侨民。

巴尔蒙特通过诗歌和散文表达了对俄国的思念。“我怀念俄国……空虚，空虚。在欧洲我感到落魄。”（《1920 年致 E. A. 安德烈耶娃》，1920 年 12 月）他在诗里写道：

“我的丧服不是穿了几个月，而是要长年累月地穿下去。”

焦虑、悲哀、物质贫乏很快让他陷入困境，这些情况并没有反映在巴尔蒙特不断发表的丰富的诗歌、翻译和文章里。他过于紧张了，工作到极限。精神的沮丧变成了精神的病痛。

1942年12月24日，康斯坦丁·德米特利耶维奇·巴尔蒙特死于希特勒部队占领下的巴黎。

* * *

巴尔蒙特的早期诗歌，无非纳德松^①作品的翻版和涅克拉索夫诗派的仿作：

亲爱的人民，你们流血受苦！
哦，但愿你们能找到一个朋友，
能向苦难中的你们表示爱抚，
并帮助你们卸掉痛苦的重负。
然而却没有……

以上引自他的《黑暗的岁月》一诗，该诗揭露了1891年的饥荒。其早期的诗作，充满了凄切和极为压抑的声调，从题材、情绪和诗律上看都是对俄国优秀诗作的常见主题的模仿。

巴尔蒙特的作品集《诗集》和《在北方的天空下》没

^① 纳德松（1862—1887），俄国诗人，诗歌多表达忧国忧民之思。——译注

有取得成功。A. 沃隆斯基的评论尤其尖锐，诸如“诗思贫乏”“诗歌上近于滑稽可笑的幽默”等等。

这一时期（19世纪末）正是俄国象征主义诞生和形成的时候。巴尔蒙特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一诗歌流派的领袖之一。诗人轻易地放弃了从前那种悲天悯人的诗歌主题，整个儿投入那些自认为是“为音乐和祷告”而生的艺术家们的怀抱。《无边无际》是过渡到象征主义极其模糊的思想和倡导个人主义原则的特殊使命的标志。

紧接着《寂静》出版的《燃烧的大厦》一书使其成名，并且声名大振。这是巴尔蒙特及其创作的一次飞跃。“象征主义的成名作”《我们要像太阳一样》及引自阿那克萨哥拉的题词“我来到这世界，是为了观看太阳”，巩固了他在诗界的地位。同年出版的下一本书《只有爱》也属于诗人创作飞跃时期的作品。

在其创作的成熟年代，巴尔蒙特一直重视夸张、尖锐和热烈的声调：“我想要燃烧的大厦，我想要怒号的风暴！”朝气蓬勃代替了以前的沉思的悲伤。诗人宣布完全脱离先前的创作原则（“我要随心所欲”）。

在任何情况下，对巴尔蒙特来说，重要的是感到太阳的明显或隐约的存在：

即使我们的生存源自黑夜，
我也不相信黑暗的开端，
只要我们的心灵向着太阳，
并且永远逃避黑影的侵袭。

太阳战胜黑暗的主题贯穿了巴尔蒙特的全部创作。

诗集《我们要像太阳一样》出版后，即被认为是革命书籍。“太阳”成了分界线的标志：有的拥护，有的反对。拥护者有别雷：“向太阳，向太阳，我们爱好自由，奔向广阔的碧空！”反抗者是吉皮乌斯和她的圈子，她曾把自己的一首诗叫作《我们不要像太阳》。

巴尔蒙特 1905 年以前的诗歌闪烁着耀眼的太阳光芒，然而诗人最为强烈的光芒却表现在另类的含蓄诗歌中。

含蓄的、象征性的、富有音乐性的诗歌在 20 世纪初的读者心中都引起了生动的响应。

我用幻想捕捉消失的阴影，

逝去的白昼消失的阴影。

黑影正在消失，白昼已经逝去。然后是正在消失的乌云无声的悲哀。正在消失的黑影是巴尔蒙特诗中典型的形象。三十多年后，他写道：

我们种种感觉——不过是黑影

睡梦中比什么都可靠的黑影

按照巴尔蒙特的说法，人的生活是黑影，不要怜惜剩余的东西，无须等待未来：“我生活在不停的逃跑中，生活在无休止的机隍不安里。”

诗人毕竟还有目标：

我们奔向奇妙的世界，

向着不可知的美奔跑而去！

在他看来美就是生活的目的、思想和激情，美就是一切，美可以主宰善与恶，美是诗人的偶像。对巴尔蒙特来说，美与幻想是最重要的韵律。

忠于幻想，信守最大程度远离现实的幻想（对巴尔蒙特来说，幻想越是远离现实就越好），这是诗人最不可动摇的根基。

他宣扬创作的自然性和随意性，宣传创作不受约束，完全脱离条条框框，脱离古已有之的尺度。他认为诗人的尺度是无法计量的。他的思想是狂妄的。简直难以将巴尔蒙特的真正信仰同他信仰中的游戏加以区分。他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诗歌的不同凡响和叛逆精神。

抒情和讽刺是其作品的正反两面。通常认为，他是以抒情作品被载入文学史，同时又以讽刺作品被载入俄罗斯社会思想史。

巴尔蒙特文学上取得成功的年代，即第一次俄国革命发生前的那些年代，是同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反政府行动相联系的。这可以举其诗歌《小苏丹》作为例子。它不仅是巴尔蒙特传记和创作的总纲领，而且也是俄国全部非法出版物的总纲领。

1901年3月4日发生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的事件（殴打示威者及屠杀几个大学生），随后进行的镇压，对巴尔蒙特的追捕，所有这一切都为全俄国所知晓。文学评论家A. A. 尼诺夫写道：“《小苏丹》广泛流传，背诵，传抄，并为政治传单所引用。”

那是在土耳其，良心一钱不值，
拳头、马鞭、弯刀主宰一切，
三两个小人，几个恶棍，
加上愚蠢无知的小苏丹。

这首著名的诗歌一开头就这样写道：一群造反的土耳其士兵冲向当权的小人、恶棍和小苏丹。他们四散而逃。于是好汉们向诗人问道：“如何从灭顶的灾难中摆脱？”

诗人略加思索，对众人说：

谁想说话，就让神灵听到他的声音
如果谁非聋子，就让他听到话语。
要不然——看匕首！

所有的读者，即使最粗心大意者，也明白这里指的不是土耳其，而是俄国，是尼古拉二世。

这首诗最早在国外发表，在日内瓦，见于诗集《斗争之影》。在俄国则以手抄的形式相传。

1901年5月列宁打算将其发表在《火星报》上。在一份手抄本上列宁加了注解：“这里引用两首可以代表民意的手抄诗（第二首没有保存下来）。”

1901年3月14日，巴尔蒙特在彼得堡杜马礼堂朗诵《小苏丹》，获得极大成功。保安人员向诗人查问，他朗诵的是谁的诗。巴尔蒙特说，这是他译自西班牙语的诗歌。他被规定三年不得居住在首都及其郊县，也不得在大学城里讲课。

巴尔蒙特极为娴熟地写作具有猛烈抨击性的文章及政

治讽刺诗。下面举一首他的政治讽刺诗：

他是胆小鬼，怯懦木讷，
等着吧，惩罚的日子快到了。
谁在霍登卡事件中^①登基，
他的下场便是走向断头台。

巴尔蒙特作为富有独创性的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在其七十五年的生命中著作之多令人惊叹。

他禀性容易入迷，但同样易于遗忘。他没有坚定的、始终不渝的信念。然而让他迷恋的事却接踵而来。他从叛逆变成妥协，又从调和变成反抗。评论家们认为他缺乏信仰，靠感情生活，更确切点，是感情冲动，不是他掌握思想，而是思想控制他……

研究者们通常认为巴尔蒙特没有严肃的革命思想。这是不对的。每逢他为革命思想、革命行动所吸引时，他是忠于革命的。然而当他不再迷恋的时候，他的叛逆精神就化为乌有了。

“我是诗人。”他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的信心。立陶宛作家巴利斯·斯鲁奥加这样形容他：“靠着灵感生活，生活在短暂的飞逝而过的瞬间，他不会太久地停留在对某种目标的追求上。”

巴尔蒙特文采飞扬，而又多愁善感。他爱好游历、发现新奇的事物，但他无论到哪儿都只看到自己，只看到一

^① 指 1896 年尼古拉二世加冕时发生的挤死人的事件。——译注

己之长。伊利亚·爱伦堡一针见血地指出，巴尔蒙特游遍了海洋和大陆，“在世界上除了自己的心灵外，什么也没发现”。他是一个十足的抒情诗人，在自己的每一次行动、每一种想法上全都是如此。除了主宰他的感受外，任何思想都不会触动他。其本性就是如此。巴尔蒙特一生只相信一己的方方面面，只相信自己善于深入的周围的世界。

巴尔蒙特的优秀诗集《燃烧的大厦》的副标题是“当代心灵抒情曲”。这一抒情手法记录了仓促、模糊和细碎的印象，转瞬即逝的感念。正是这种抒情手法表现了诗人成熟的创作风格。“他生活于瞬间的灵感，并满足于此，而不在乎瞬间的纷繁变化，只求更完整更优美地去表现。他时而向上帝呼唤，时而向魔鬼呼唤，时而赞颂罪恶，时而赞颂善行，时而崇信异端，时而崇信基督教。”^① 巴尔蒙特用情感把这些瞬间连成完整的宇宙。纷繁变化的瞬间并没有以其各不相同而让巴尔蒙特望而却步，他相信它们的一致性。

我们对巴尔蒙特的评价，如果没有顾及他把瞬息感念同完整认识世界相结合的追求，那将是不完整的。诗人在《我们要像太阳一样》一书中，把太阳置于世界的中心，从这一词汇的直接或隐喻的意义上说，太阳是光明和良心的源泉。诗人表达了为生活的主要源泉服务的意向。太阳孕育了生命，生命分化成瞬间。

巴尔蒙特把短暂的一瞬上升为哲学的原则。人只存在

^① 见 E. A. 安德烈耶娃 - 巴尔蒙特《回忆巴尔蒙特》（手稿）。——原注